

名人轶事.....

散文.....

## 鲁迅的节俭与大方

曹春雷

当年,鲁迅先生的节俭在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。

鲁迅的一条棉裤穿了十几年,不肯换,家人无论怎么劝说也不换。孙伏园受周老太太的委托劝他换一条新的,但鲁迅依然不肯,说:“我岂但不穿棉裤而已,你看我的棉裤,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,我不愿意换。你再看看我的铺板,我从来不愿意换藤席或棕席,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。生活太安逸了,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。”

鲁迅很喜欢北方口味,许广平请一个北方厨子,但鲁迅嫌开销太大,那时请一个男用人,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。

家里若是来了客人,菜食很丰富,鱼,肉……都是用大碗装着,起码四五碗,多则七八碗。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:一碗素炒豌豆苗,一碗笋炒咸菜,再一碗黄花鱼,很简单。

鲁迅出书的校样,都用来擦桌子,或做别的什么。有时请客人在家里吃饭,吃到半道,鲁迅就拿来校样分给大家,客人接到手里一看,这怎么可以?鲁迅先生说:“擦一擦,拿着嚼吃,手是腻的。”

鲁迅准备有两种纸烟,一种价钱贵的,一种便宜的。贵的用来招待客人,便宜的,留着自己平日用。上街买东西回来,用来包东西的牛皮纸并不扔掉,而是折起来,用小细绳系一个活扣,准备着随时用来包装别的东西。

对前来求助的文学青年,鲁迅却是出手很大方的。

有个青年学生,叫许钦文,曾带着孙伏园的信,去找当时在教育部里任职的鲁迅先生,让他帮着找工作。但当时教育部不需要人手,鲁迅为没能帮到他而自责,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20元钱给了他。

还有一位青年学生,到了上海找到了鲁迅,鲁迅收留他,提供吃住。这位青年后来还找了一位女朋友,两人安心理得地在鲁迅家坐食。再后来,还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条出路。鲁迅去找郁达夫,让他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,假使真的找不到职业,那么就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,而每月的薪水,由鲁迅自己拿出,由郁达夫转交这书局或报馆,作为月薪发给他。

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。

郑州地理.....

## 郑州“地片”——海棠寺

王瑞明 郭增磊

海棠寺位于金水区南阳路岗杜北街、黄河路寺坡村一带。相传很久以前,黄河发生泛滥,黄河水冲向寺坡村一带,在当地造成了严重损失。后来,黄河水退下,寺坡村一带到处是黄河水灾留下的沙砾和淤泥,情景宛如“海滩”。于是,人们便称此处为“海滩”。后来,当地村民为了祈求佛祖保佑不再遭受灾难,便集资在“海滩”的一处高台上建起了一座佛教寺院,寺名便称为“海滩寺”。寺院内的佛殿雄伟壮观,院中置有古钟,每天早晨,都要鸣钟,声传数里。每逢节日,附近村庄的男女老幼多前往烧香朝拜,祈求平安,场面颇为壮观。此寺遂成为当地的著名景点,后来又荣升为清代“郑州八景”之一的“海寺晨钟”。因海滩寺名气很大,久而久之,人们就把海滩寺连同其方圆数里的区域通称为“海滩寺”。相传,寺院里青竹繁茂,花草飘香,其中有多株海棠,花姿娇艳,令人垂爱。因为这个缘故,也有人把“海滩寺”叫成“海棠寺”。1952年,铁路部门在附近筹建一个京广铁路线上的火车站,站名便叫“海棠寺”。不久其附近南阳路上的一个公交车站名也称“海棠寺”。于是“海滩寺”逐渐被“海棠寺”所取代,沿用至今。

永和九年的那场醉

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的第一天,郑欣淼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说,午门上正办“兰亭特展”,相约一起去看。尽管我知道,王羲之的那份真迹,并没有出席这场盛大的展览,但这样的展览,得益于两岸故宫的合作,依旧不失为一场文化盛宴。那份真迹消失了,被一千六百多年的岁月隐匿起来,从此成了中国人心头的一块病。我在展厅里看见的是后人的摹本,它们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。这些人包括:虞世南、褚遂良、冯承素、米芾、陆继善、陈献章、赵孟頫、董其昌、八大山人、陈邦彦,甚至宋高宗赵构、清高宗乾隆……几乎书法史上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《兰亭序》。南宋赵孟頫,曾携带一本兰亭刻帖过河,不想舟翻落水,救起后自题:“性命可轻,《兰亭》不愿。”这份摹本,也从此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

——“落水《兰亭》”。王羲之不会想到,他的书法,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石运动,贯穿了其一千六百多年的漫长岁月。这些复制品,是治文人心病的药。

东晋穆帝永和九年(公元353年)的暮春三月初三,时任右将军、会稽内史的王羲之,伙同谢安、孙绰、支遁等朋友及子弟42人,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,行“修禊”之礼,曲水流觞,饮酒赋诗。魏朝晋名士尚酒,史上有名。刘伶曾说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,一饮一斛,五斗解醒。‘阮醉’酒,‘蒸一肥豚,饮西朝二斗。’他们的酒量,都是以‘斗’为单位的,那是豪饮,有点像后来水泊梁山上的人物。王羲之的酒量,我们不得而知,但天籟阁旧藏宋人画册中有一幅《羲之写照图》,图中的王羲之,横坐在一张台座式榻上,身旁有一酒桌,有酒童为他是壶斟酒,酒杯是小的,气派也是雍容文雅的,不像刘伶的那种水葫芦英雄似的喝法。总之,兰亭雅集那天,酒酣耳热之际,王羲之

提起一支鼠须笔,在蚕茧纸上气呵成,写下一篇《兰亭序》,作为他们宴乐诗集的序言。

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,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,以后成为被历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,更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,后世的所有书家,只有翻过临摹《兰亭序》这座高山,才可能成就已身的事业。王羲之酒醒,看见这幅《兰亭序》,有几分惊艳,几分得意,也有几分寂寞,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,他将这幅《兰亭序》反复重写了数百遍,都达不到最初版本的水准,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,成为家族的第一传家宝。

然而,在漫长的岁月中,一张纸究竟能走出多远?一种说法是:《兰亭序》的真本传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孙智永的手上,由于智永无子,于是传给弟子辩才,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监察御史萧翼,以计策骗到手;还有一种说法:《兰亭序》的真本,以一种更加离奇的方式流传。唐太宗死后,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。后世的评论者说:“《兰亭序》真迹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,在人世间短暂现身,随即消没于长久的黑夜。虽然士大夫

## 连载

故宫的  
风雪月

故宫的风花雪月,万种风情,都寄托在上面,使这座生灵的帝王宫有了生命的气息。故宫是死物,但那些书画却是活的,呼吸吐纳,不能不观。

方式流传。唐太宗死后,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。后世的评论者说:“《兰亭序》真迹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,在人世间短暂现身,随即消没于长久的黑夜。虽然士大夫

## 地平线上的老工厂

王太生

但偶尔会有一两块散发着根叶腐殖气息的荒芜之地,需要锄头和铁锹的精耕细作。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,那些铁器农具,往往很精巧地拨开膏腴之土,把种子轻轻植入,让它做一个好梦。有时候,一把锋利的镰刀,还具有象征意味,能割去人们心头,坏情绪的荒芜稗草。

因此,作家阎连科感慨,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些超级繁华的城市里,有钱可以信手买到尊严、爱情、别墅、汽车等一切现代生活的东西,但不一定可以买到种地的农具。

农具厂确实是出锄头和钉耙的地方,我依稀听见那些叮叮当当,淬火敲打的声音。

我们需要造纸厂。古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,经历挫、揉、捣、抄、烘等一系列工艺,制造出植物纤维纸,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纸。然而,每年夏收和秋收之后,那一堆堆,被收割的麦草或稻草,无家可归,被人以一种粗鲁的方式焚烧,腾上空,浓烟滚滚,狼烟四起。其实,这些庄稼的草,是可以送到造纸厂的,把那些麦草和稻草,融草成浆,制作成一张张张泛着柔和光泽的纸,让孩子在纸上画他们的理想:河、树、鸟和房子,让那些起步时的理想,在纸上倾诉,而不是完全依仗无纸化的电脑操作。

我们需要皮革厂。手工时代,皮革厂把那些老

手艺留住。外祖父退休前,一直在皮革厂上班。外祖父在做皮箱子时,神情安详,用近似于净手焚香的心态,一点一点地小心雕琢,不会对物品留下瑕疵。我见到过外祖父做的皮箱,那是经过几天的手工打磨之后,泛着暗淡光泽,散发皮革特有沁脾气息,箱的把手、四角似乎留有手指摩挲的痕迹,静静地等候它的主人来拎取。

我们需要油米厂。一个地方,有一个地方的农作物,那些作物可以榨成花生油、菜籽油、大豆油、葵花籽油,满足我们的味蕾之欢。我生活的城市,人们喜欢用菜籽油炒菜,每年金黄的油菜花凋谢之后,油菜结饱满的籽,农人撑船,把一袋袋的油菜籽,从河埠头上卸下,扛进油米厂。新鲜的菜籽油上市了,家家户户的厨房飘散着菜籽油炒春韭、炒豌豆、烧秧草河蚌的清香。一地有一地的饮食习惯,而不是到超市里去买千篇一律的桶装油。因此,油米厂曾经是一个人的舌尖上,余味缭绕的故乡。

这个年代,原先的许多东西,被一些东西所替代,但有些东西不能丢。比如,一些老工厂曾经生产过的产品。工厂就是工厂,有刻度和游标,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。所以,我们还是需要在物质和精神层面,不分远近,只要是同一宗族的,都令官小者回避。

掌故.....

## 带“下”字的称谓鲜

王道清

在中国的传统礼仪文化中,带“下”字的礼仪称谓甚多,在这里略举数例,以绘读者。

陛下:对帝王的尊称。《酉阳杂俎》中说:“秦汉以来,于天子言陛下。蔡邕《独断》卷上云:“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,以防不虞。谓之陛下者,君臣与天子言,不敢指斥(指名直呼),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。”因卑达尊之意也。

殿下:汉以来对皇太子、诸王的尊称。唐初,百官于皇太后、皇后、皇太子亦称之。

麾下:犹言在主帅的旗麾之下,即部下。旧时用作对将帅的尊称。阁下:旧时对人的尊称。谓不敢直指其人,故呼在其阁下侍从之人而告之,因卑达尊之意。现在外交上对于官员的尊称。

足下:从字面上看是踩在脚下,颇为不敬,但它却是对平辈或同事的尊称。“足下”之称始于春秋时晋文公称介之推。重耳在逃亡时,介之推曾割自己大腿上的肉给他吃;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,当了晋国的国君(即晋文公),在赏赐跟随他逃亡的臣子时把介之推忘了,于是介之推就逃到山里隐居起来,但等找到他时,他已抱树被烧死。晋文公扶树哀嗟,便用这棵树的木料制成了一对木屐穿在脚下,每当想到逃亡时介之推曾割肉给他吃,就看看脚下的木屐感叹:“悲乎足下!”“足下”之称即起于此。

膝下:子女幼年依附于父母膝下,因此以膝下表示幼年。后来在书信中常用子称父母的敬辞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不常见的词也表示尊称,如节下,犹麾下。毅下,犹阁下,旧时书信中称人的敬辞。



找乐园(国画)马何方

随笔.....

## 大河扬帆品巨贾

王镜宾

勤俭持家,诚信经商是打造康家百年老店的商业文化核心。勤俭节约,不铺张浪费,康家大院的房屋上干,但从主人、小姐、公子、相公用房单间来看,每间面积都很小,都没有单独别墅式的院落设计,甚至没有现代人住房三室四室一厅两厅的宽敞,生活用品也较少,看不出发家后奢侈排场。账房每年有大小相公从外地回来汇总账目,交流、学习,账目要算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做到紧扣一分一厘,管好成千上万,这相当于当今会计核算中心。康家的祖训是“留余”,专门有一段文字是凡事要留有余地,不可把事情办绝,不可把粮吃完完完,不可把银子花光无存,有消费,有投资,还要有一定储蓄节俭,同时要诚信经营,依法经营,这些都是科学的经商之道,才能打造百年老店。

周旋官场,关注民生,是康氏发家的外部保障。在封建社会,商人不处理好与官场的关系是寸步难行的,康氏家族一直注重在官场周旋,在官场需要时捐钱捐物,甚至为了个虚名,经商方便去捐官,与当地、外地衙门处好关系,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,这是康家行商顺利通行证。同时,康家也关注民生,遇到灾荒年月,会做些赈灾救济的善事,赢得好口碑,生意也做得长远,没有这两样功夫,再大的生意也经不起衙门敲诈勒索,经不起劫富济贫和

农民起义的战火。

纵观康家兴衰史,不难发现让其衰败的原因正是丢掉了这些制胜秘诀,同时外部环境的恶化也迅速击垮了康氏商业帝国:首先是鸦片抽空了康百万。金山银山经不起一口大烟,是西方列强入侵打垮了这个百年老店。其次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釜底抽薪,打垮了曾给他做出许多贡献的康百万——清政府为镇压捻军起义,严令各地凿船封河,令康家沉船海底,毁了康家经商最重要的运输工具,给康氏致命一击。倾覆之下,安有完卵?最后,康家运货的许多大船沉没后,康家没有及时转变观念,运用陆上交通工具进行二次创业,或走出河洛,走出中原,寻找新的商机,进行突围逃生,结果坐以待毙,一蹶不振。

康百万的兴衰史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史的缩影,是中原商业文明的折射,不难看出,要打造百年老店,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环境,吏治清明,社会安定,诚信守法,勤俭持家,精打细算,关注民生,做好慈善等必不可少,是自古以来经商的制胜法宝。同时要防止奢靡,反对铺张浪费和不良嗜好,不能商人有钱就变坏,发家之后就忘本,这样才能打造百年巨舰,跨过大河的大风大浪,走向现代商业文明的辉煌彼岸。



峰高图(国画)李宝林

文史杂谈.....

## 古代的回避制度

陈永坤

由于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缓慢,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私人关系在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,东汉以来,它的危险性日益明显。因此,从东汉开始,封建统治阶级日益重视回避制度。东汉至隋是回避制度发生时期,唐宋是它的成熟时期,明清则是成熟后完善时期。回避制度大致可分为三类:

亲属回避:各个朝代对亲属回避的规定大不一样。东汉最先制定法规,正式规定地方官员中有姻戚关系的不能担任职务相妨的官职。魏晋南北朝把回避的范围,由姻戚扩大到一般的亲属,由地方官员扩大到中央官员。唐朝对亲属回避的规定已相当具体、完备。宋朝亲属回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,规定对五代以上亲属及相关外亲只要职事有统属或相妨关系的,都必须回避。明成祖以后,在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宗室不能做官,不能参加科举考试,只封爵供奉。清朝除了对皇族未规定回避外,对京官和地方官的规定是历代最完备的。地方官凡属刑狱、科举考试、财政税务、官吏考核和监察等重要部门的亲属,不分远近,只要是同一宗族的,都令官小者回避。

地区回避:地区回避产生较晚。唐朝才正式作出这方面的明确规定。宋朝第一个规定官员要普遍回避本籍,并且对非本籍而有地产的也要回避。到了明朝,地方官员回避本籍已成通例,清朝更把回避的区域数量化,即官员本籍五百里以内(包括邻省)的地区,都得回避。

师生朋故回避:从唐朝开始有这方面的规定,如规定在科举考试中,与主考官有故旧关系的考生也要像主考官亲戚一样进行“别头试”(主考官的子弟、亲戚参加考试另立考场,派别考官)。清朝的师生朋故回避是历代最严的。以前各朝的师生朋故回避都限于科举考试领域,清朝第一次突破这一领域,规定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师生关系,在以后的任职中要回避。

新书架.....

## 《大地之灯》

彭蕾

小说讲述了两代人的成长故事。卡桑与简生,两个出身迥异却命运相通的人,一个是藏地的幼孤,一个是北大荒插队知青的弃儿,卡桑被简生收养并抚养长大,简生也在卡桑的祝福中逐渐成熟,完成了自我的心灵救赎。卡桑的阿爸阿妈为了拯救两匹马来,葬身在雪域高山,卡桑爷爷不久也离世,8岁的卡桑变得无依无靠,也正因此如此,少女卡桑最终会被简生夫妇收养。离开藏地进入都市,在简生与辛和的细心呵护下,小卡桑得以愉快成长,并结识了好朋友叶蓝。长大成人后的卡桑,虽身在都市,内心却仍向往故地,于是,她选择了考古专业,并恋上了尼泊尔古董商人迦南并育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。这一切,都是成长的代价。最终,卡桑在叶蓝的帮助下回到亲情的怀抱,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与心灵的涅槃。

诗……都是不经意作出来的。”

文人最会玩儿的,首推魏晋,其次是五代。我读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读到明代杨慎的《墨池瑣录》,书中说:“书法惟风韵难及。虞书多粗糙,晋人书虽非名法之家,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,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,虚静为怀,修容发语,以韵相胜,落华散藻,自然可观。”两宋以后,文人渐渐变得认真起来,诗词文章,都做得规规矩矩,没有“使命感”了。以今人比之,犹如莫言之《红高粱》,设若他先想到诺贝尔奖,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决心为国争光,那份汪洋恣肆、狂妄无忌,就断然做不出来了。

王羲之时代的文人原生态,尽载于《世说新语》。魏晋文人的好玩儿,从《世说新语》的字里行间透出来。我读博士时的导师刘梦溪先生时,他时常将《世说新语》放在枕畔,没事时翻开一谈,常哑然失笑。比如写钟会,他刚写完一本书,名叫《四本论》——别弄错了,不是《资本

论》——想让嵇康指点,就把书稿揣在怀里,由于心里紧张,不敢拿给嵇康看,就在门外远远地把书稿扔进去,然后撒腿就跑。再比如吕安去嵇康家看望这位好友,正巧嵇康不在家,吕安在门上写了一个“鳳”字就走了。嵇康回来,看到“鳳”字,心里很得意,以为是吕安夸自己,没想到吕安是在挖苦他,“鳳”的意思是说他不过一只“凡鸟”而已。曹雪芹在给王熙凤的判词中把“鳳”字拆开,说有“使命”了。以今人比之,犹如莫言之《红高粱》,设若他先想到诺贝尔奖,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决心为国争光,那份汪洋恣肆、狂妄无忌,就断然做不出来了。

王羲之时代的文人原生态,尽载于《世说新语》。魏晋文人的好玩儿,从《世说新语》的字里行间透出来。我读博士时的导师刘梦溪先生时,他时常将《世说新语》放在枕畔,没事时翻开一谈,常哑然失笑。比如写钟会,他刚写完一本书,名叫《四本论》——别弄错了,不是《资本